

她是——
史上最值钱的女儿，
大明朝最神秘的女厂督，
两代帝王暗恋倾心的女人。

此女抵万金

蝴蝶盍 / 著

权贵争夺中会玩炸弹的女人最抢手！

晋江金牌作者蝴蝶盍继《细作娘子》后续写一代女子传奇！



此女抵万金

蝴蝶虫 / 著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此女抵万金 / 蝴蝶蛊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3.6

ISBN 978-7-5339-3615-0

I. ①此… II. ①蝴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 041052 号

选题策划 柳明晔
责任编辑 王晶琳
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
内文设计 吕翡翠
责任校对 陈 玲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此女抵万金

蝴蝶蛊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开本 700 毫米×980 毫米 1/16

字数 297 千字

印张 14.75

插页 1

版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3615-0

定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

目 录

第一章	温泉遇贼	001
第二章	英雄救美	012
第三章	冤家路窄	026
第四章	初入宅门	039
第五章	又见金人	054
第六章	不得纳妾	068
第七章	木匠皇帝	082
第八章	燕雀门主	097

温泉遇贼
第一章



明天启四年正月，泉州府晋江县。

县城西北有一座紫帽山，山中无论冬夏，皆草木葱茏，满眼密绿，千岩竞秀，万壑争流，人道是“苍郁紫翠十余里，层峦叠嶂十二峰”。遥望峰色撩人，若紫云覆顶，顾此得名。

而在林木荒寂中，连峰绝路处，还居有一户奇怪的人家。这户人家离群索居，平素人不出山，也没有山外亲朋造访。往来山间的，都是些府县闻名的铁匠、木匠，被重金聘来，驻下做工。这户人家待人和气，出手还大方，加上福建产铁，泉州缺粮，有心的手艺人进山，顺便运些山中短缺的铁具米面来卖，几年下来也赚得盆满钵满。

据说，那男主人从前还是个正经商人，去应天贩过蓝靛、龙眼干，还下交趾、占城、暹罗、吕宋卖过红白糖。只不过那男人古怪得很，得利回来不买车船，不置良田，竟瞄上这荒野山头，带着一个女儿，住下便不走了。

见只有老父孤女二人，流出的银钱又源源不断，自然有人起了贪心，“慕名”而去。可数年来，道上只听人去，却不见有人得手而返。后又有贼人不服，结伴“造访”之，当夜便狼狈落荒而回。幸存者回忆当时仍心有余悸，说那深山宅院造型古怪，其中机关火器密布，且设计极为精巧，稍有不慎，入者便尸骨无存。更诡异的是，晋江常年温暖潮湿，草木繁盛，可那山中怪宅方圆数里，虫蛇猛兽竟都绝了踪迹……

风，穿林而过，湿答答的。

林壑敛暝色，又是一日黄昏。几道黑影在夜幕的遮掩下，如灵猿般快速荡过高崖飞瀑，隐匿于果树蔓枝之中。

乌云渐成闭月之势，山风盘旋而出，声势呜咽。在惨淡的光影摇曳中，一缁衣少女

散袖垂发，踏夜色而来。她的面色惨白，脚步异常轻快，只能在乱发间瞥见其消瘦挺拔的鼻梁、似有若无的绛唇，还有那清冷夜风中飘来的似真非真的抽泣声。

在时隐时现的白光下，她的身姿越发鬼魅，这山中的一切对她来说，再熟悉不过了，几乎不用借助光亮，她就能轻车熟路地来到目的地。而她身后的几道黑影屏气躬身，如影随形。

紫帽山多温泉，且水温甚暖，四季皆可露天享用。这温泉位置绝妙，乃是位于干涸的瀑布之下，藏于树影浓阴之中，天然石窟直入山腹，贴近即感暖气扑面。那少女踉跄几步，突然扑倒在泉边，失声啜泣起来：“爹……您怎么这么狠心，抛下女儿一个人走了呢！女儿就这么惹人厌吗？娘不要我了，爹您竟也不说一声就走了！京城……京城那么远，爹，您让女儿日后可怎么活呀……”

这哭泣声哀婉绝怨，在寂静的暗夜里徘徊飘荡，久久不歇。

黑影们伴林风跃近，在树梢间耐心地蛰伏着，等待着……

良久，这名少女才发泄完，捧起一把温泉水，缓缓将面容涤净。霎时，风敛云动，半月自阴霾淡出，水波间晃映出一张清秀脱俗的俏脸来。

“也许，是最后一次来这儿了……”她喃喃自语，当下颤巍巍地站稳了身子，抬起纤纤玉手，开始宽衣解带。

夜色适时晦暗下来，云层再次吞隐了月光。明暗交替间，少女已卸去衣裳，滑入了温泉水中，倾墨秀发如乌莲般铺张怒放，盛开于水面。黑影们见时机已到，晃动手中的火捻示意，悄然跃下树梢，向温泉围拢而来。

少女捧着润滑的温泉水，恹恹地浮躺在了水面上。林野很静，风声听不见了，月亮半圆，在黑浓的云层中，只能偶尔散发出一点可怜的光亮。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，只有点点萤火孤寂地飞着……

嗯？少女在水里僵住了，她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劲。冬天，怎么会有萤火虫？

对，在来的路上也有……少女突然瞪大了眼。有人！是人！是有人在半路就跟上了她！恐惧瞬间包围住了她。她身子一缩，在水中换了直立的姿势，环顾左右，心头更惊。不好，她漂移半晌，离那挂衣裳的树梢已经太远。她此番出来，偏偏又没带片甲护身。

怪就怪她一心沉湎于失亲之痛，竟失了应有的警戒之心。少女懊恼至极。可恶，这些贼人有十分胜算时才出手！且专挑她丧失警惕、寸缕不挂的时候出来偷袭！怎么办？身后就是山洞，还是死路一条！里面只有一个简易的机关，根本抵挡不了长久围攻。少女银牙一咬，长吸了一口气，猛然钻入水中。

黑影们得知行踪暴露，索性在泉边燃起了火把，一时间将温泉照得犹若白昼。一人欲下水追之，却被头目拦住。

“少安毋躁。”一个年轻、悠缓、从容的男声缓缓打破了这暗夜压抑积蓄的寂静，“里面是死路，追她作甚？撇去机关伤人不说，惊了郑小姐玉驾多不好。”他不慌不忙地将

话说完，斜倚在树藤边，轻轻掸去了袖口的灰尘，“把火把都灭掉，将郑小姐放衣裳的地方罩住，小姐沐浴妥当了，自然会上来。”

这分明是蓄谋已久！连她常来的路线地形都探查妥帖！少女越想心越惊，这批人同以往的贼人截然不同，他们沉稳耐心，行事缜密，怕是为等候她此时的破绽盘算了很久。山洞里很黑，这不是问题。要命的是，水温越向内越热，在水里烫着难受，出水久了又冻得发抖。少女犹豫了片刻，还是手脚并用地爬上了一块大石头，寻到了那处简易的机关。外面不是一个人，也不像是一大群人，他们占据了洞口，但就是不出声、不入内。

时间慢慢地过去了，少女坐在石头上打起了寒战。她是耗不起的，不说这冬夜的气温有多冷，再有两个时辰天就亮了。若是没了黑暗的掩护，她的处境就更不妙了。必须要引诱他们进来，哪怕先逮住一个人扒套衣服也行！

“当啷”，她故意踢下了一块小石头。

洞口没什么反应。

“扑通”，她又用力摔下了一块大石头。

洞口还是没什么反应。

可恶，不信他们连她的安危都不顾！“啊——”她大声尖叫。

果然，这次洞口处有了声响。

可是，还未等少女得意地将嘴角翘弯，她就听到了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声响：“哧——”

少女呆住了……那声响由细微至震耳，“嗖——啪——”

“啊！”她大叫着跳进了温泉水中。

炮弹突然呼啸而入，将她藏身的山洞一瞬间打得雪亮！

是照明铳！少女狼狈地浮在了水面上。这些人居然带着专用的滑膛铳上山！这绝不是寻常的毛贼，这是有大组织的。她的头皮一阵阵发麻，他们如此大张旗鼓，来寻她作甚？

“你就是郑懿的女儿吧？”光亮逝后，一个干净、有力、极具穿透力的男声传入洞中，“不要害怕，我等不是强盗。我们五爷是令尊的好友，听闻令尊辞世，亲自来接小姐移府！”

“呀呸……”少女在暗处狠狠咒骂着，她爹哪里有什么托孤的好友？这五爷六爷的分明是一群早就盯上他们父女俩的人，爹爹在世时没有破绽可寻，一离世就……

“郑小姐，五爷的诚心日月可鉴。”那男声提高了声调，“此时天寒地冻，还请小姐速速现身。”

这是一群土匪，还是邪派？要钱，还是要人？少女暂时揣摩不出他们的身份，决定先试探下，看他们下一步的意图。

“各位爷认错人了。”她怯声喊了出去，“奴家不是郑家小姐，是郑家的使唤丫头。”

“呵呵呵……”先前那不紧不慢带着笑意的男声又冒出来了，“小五自幼与小姐结亲，岂能连小姐的模样、声音都分辨不出？几何，别胡闹了，快出来吧。”那语调尾处，竟捎带了些霸道的愠意。

几何……少女愣住了。她的闺名除了爹娘，几乎无人知晓。怎么这人居然知道，还……还说什么自幼结亲……爹爹从来没说过啊！她糊涂了。

“再等，就天亮了，那时你打算怎么出来啊？”五爷又加了一句，“难不成，让我现在就瞧了你？”

“我不认识你！我何时与你结亲？”几何面红耳赤，头绪被彻底扰乱了，“你少与我套近乎！”

“套近乎？”五爷戏谑地笑开了，“既然你忘了，我就说于你听听。还记得有一年，令尊带你去应天府，你病了，且久治不愈，是谁给了你们银子，指点你们去找鬼谷道人治好的病？令尊当时可是信誓旦旦地给了我个物件。那物件我今天也带来了，郑小姐，你要不要来验一下呢？”

几何隐隐回忆起了一些事情，小时候她确实在应天府病过一次，爹爹说，资助他们银两的是个小男孩，难道……这个五爷就是当时的小男孩？

“什么物件？”她有些底气不足了。

“想看，自己上来看。”五爷的口气仍是不紧不慢，“小五先行一步了，在贵府花厅候驾，还请小姐速来相见。”他转身，走了。

真？假？几何心乱如麻。不行，不能上当，这都是骗人的招式！这群人连照明滑膛銃都带着，更何况是普通的刀器了！来者不善，绝不是什么故友接她移府的意图！

“多谢五爷好意了！”她大声喊了过去，“本姑娘失亲，心中悲痛，哪里也不想去。五爷赞助银两之恩，日后必会报答，劳烦五爷先行离开吧！喂！你听到没有！”几何气愤至极。他竟真走了！

“还请小姐体谅！”先前喊话的那男声传来，“属下不过是吃薪俸的听差之人，小姐若是不想移府，还请亲自跟五爷说去，不要为难属下，还请小姐速速现身吧。”

几何在烫人的热水中恨不得将后槽牙咬断。继续在山洞里耗着，她不被打死也被这冷热交替给折腾死了。她不想出去，可是若拖到天亮，她就连最后一丝黑暗屏障也没了。“这个样子让我怎么出去？”几何决定伺机生事逃脱，“把我的衣裳放到洞口，你退后！”

很快，几何就听到了应诺和撤退的脚步声。一个人？那就好对付。几何壮着胆，慢慢向洞外游去。月光依旧昏暗，外面夜色倒是黑得纯净，没了火把，连“萤火虫”都没有。几何也不顾擦拭自己湿漉漉的身躯，飞快出水抓来衣裳就套了上去。

有衣蔽体了，几何刚喘了一口气，就感觉身后突然伸出一只胳膊来！她惊呼一声，下意识向前逃，却被那胳膊给拽了回来。

那人竟潜在这儿！她又羞又急，却挣脱不得，对着袭来的胳膊的腕上就是一口。

“噢！”后面传来一声闷喝。但那人也是倔强得很，拼着这块皮肉不要，也要拦腰把她提抱起来，大踏步地向外走去。

几何心里更慌了！可当下别无他法，只有狠狠地向牙齿施力。等到那男子终于腾出手把她拽开扔下地的时候，她的嘴都麻木了……在地上滚了半圈后，几何终于看清了来者的装扮：蒙头蒙面，黑衣黑靴，背携火器，腰插利剑。唯一可分辨出些什么的，就是周身仅露出的那双寒光四射的眼睛。

那人一直保持着沉默，自顾端详着那血淋淋的手腕，半晌，却突然拔出腰间宝剑，“嗖”地架到了几何的脖子上。

几何瞬间头脑一片空白，如木头一般僵在原地，动也动不得。

“不会武功啊。”那人放下剑，轻哼着下了结论，“早知如此，何必大费周折。”

几何又气又恨，她突然注意到了从她脖颈旁收走的那把剑——竟是云花状花纹刃宝剑。马牙夹钢旋焊而成的钢刃！她自幼与铁匠相熟，自然知道焊造这样一把剑的工序有多么繁杂，价格有多么昂贵，什么身份的人才配得上这样的宝剑！且不说那云花状花纹工序是繁纹之最，就单是这马齿钢刃口，就需要有丰富经验的制刃师反复折叠锤锻至少三个月，其间稍一大意，钢材不能熔合或出现裂纹，剑器便全部报废。

眼前这人，身手矫健，配备精良，几何心头一惊，竟突然想到了父亲临终前夜所说的朝廷那个神秘机构。她爹爹的离世至今想来还像是一场梦，没有任何征兆，他就走了。只是，在前一夜，他突然把凝结自己一生心血的雷石手稿给烧了。

“那东西是个祸害。”爹爹散着头发，坐在榉木椅上耐心地焚着手稿。火舌缓缓蜿蜒舔上，又被新加的纸张压住；再舔，再被压，周而复始，盆内积起了厚厚一堆灰烬。“几何，切记，你以后不许碰那东西。”

“是，爹。”几何瞥了眼爹爹虚胖的脸，很不以为然地在床榻边晃着脚尖，“不——碰。”

“你发誓。”爹爹眼都未抬。

几何一怔，晃脚的动作有些停滞，“您还不信我啊？”她略带尴尬地干笑着，“我说到做到，那破东西以后决不碰！”

“那我说，你复述。”爹爹不理睬她，自顾说道，“若是背誓，爹娘生则横尸荒野，死则永堕炼狱。”

“爹！”几何受惊跳了起来，“干吗让几何发这么重的誓！那东西……到底有什么？”

爹爹无声地看了过来，那目光郑重得有些冷情，如同窗外的冬风一般——没有刺骨寒意，但也绝不给人温暖的感觉。他平静地抬手，示意几何坐回原处，“几何，你还记得，爹曾跟你说过的，万历八年大同府的那场瘟疫？”

“记得啊，”几何侃侃而谈，“‘万历八年，大同瘟疫大作，十室九病，传染者接踵而亡’，好像从那年开始，大同府还连着有六年的地震吧？爹，难道这天灾和那东西有关？”

爹爹点头，将剩余的手稿全部投入火盆中，“爹一直都怀疑。”他轻轻叹了口气，“那场瘟疫太奇怪了，竟没存下一个活口，且死者的尸首都是浮肿的。如今，爹总算能确定了，罪魁祸首就是它，那个来自地狱的恶魔！”

“那东西会引发天灾？”几何清脆的尾音带上了疑惑，“朝廷不管吗？”

“朝廷的心思，远非我等小民能揣摩。”爹爹淡然笑开了，“从万历年间开始，首辅张居正就在京师设立了一个秘密机构，把从欧罗巴人手中收缴的佛郎机等新锐火器，进行拆卸、研究、改良、仿制。”

“这些我从前听您说过，王恭厂嘛。”几何好奇地近身询问，“难道……朝廷也和爹爹一样，瞄上了那东西？”

爹爹点头，又摇头，“爹和朝廷的目的是截然不同的。爹研究那东西，是为了来试验飞人火箭，而朝廷……则是为了制造火药，用于战争。”他言语间缓缓弓腰起身，却不想腿脚一颤，险些摔倒，幸得几何眼明手快，在身后一把钳住了他的左臂，将人给使劲搀了起来。

“老了，不中用了，坐一会儿腿都麻了。”爹爹苦笑，不动声色地延续了之前的话题，“朝廷很快找到了那东西，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，叫‘雷石’。雷石，确有雷公之威，其力远胜于硝火硫磺。”

“怪了，”几何似懂非懂地皱起了眉，“为何说雷石是大同瘟疫地震的罪魁祸首呢？那个雷石，我看着您研究都那么多年了，也不只试验一次了，很好啊，也没见有什么地动天灾。”

“你知道什么！”爹爹即刻肃了神色，“爹做事时自然是有分寸，但其他人……总之你记住就是了，雷石是个无法驯服的恶魔，若有人想无知地利用它，势必会被它吞噬！尤其是你，日后绝对不许碰！”

“是是是，不碰，不碰。”几何赶紧改口，挤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。

“所以，爹今儿把手稿都烧了。”爹爹面无表情地望着地下那一盆灰烬，“爹不想因为自己个人的嗜好，而令寰宇悲恸，生灵涂炭。”

“扑哧”，几何在一旁终于憋不住乐了，“爹您也太把自己那堆破铜废铁当回事儿了吧？瞧这深山野林的，除了巡山的老田、山前头观里那几个道爷，哪儿还有人？这两年连个贼影也见不到了！您说谁还能惦记您那点东西，您真是杞人忧天了吧？”

“但愿是吧。”爹爹微微一晒，“只是，京师那个机构一日不倒，爹的心思就一日不宁。如今北边战事频繁，爹真是怕他们会找到……”

“朝廷若真有本事把雷石用到辽东战场，那也是保家卫国，社稷百姓之福啊，”几何不以为然地耸肩，“爹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”

“百姓何福之有？只会是更多的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罢了。”爹爹苦笑着摇头，“几何，人有忠贞，可火药没有。火药在谁的手里，就听谁的话。你日后千万不要跟人说你懂火药，不要再研究火药，你要知道……”

“好啦好啦，”几何很不耐烦这些絮叨的说教，“‘兼爱非攻’、‘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’、‘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’，我都能背下了！我马上就发毒誓，不碰那雷石！”她嬉皮笑脸地将该发的毒誓发完，一闪身溜出了屋子。

“唉……”在爹爹无奈的叹息声中，几何没心没肺地跑远了。她没有看到——她的爹爹缓缓地卷起了自己左臂的衣袖。他的皮肤很白，胳膊看起来是异常地丰满圆润。只是，随着袖子的缓缓卷起，那裸露的上臂中间，出现了几圈奇怪的指印状的圆弧凹陷，似无形的圆箍一般，狠狠地勒住莹白丰盈的肌肤，形态诡异而狰狞。正是几何刚才施力搀扶他的地方。

爹爹黧然一笑，伸出右手食指，又轻轻地捅了那丰盈一下——手指离开了，可一弯小坑，却固执地留下了。这肌体，已丧失了所有的鲜活弹性。他跌坐榻上，静默……

“郑小姐，请吧。”黑衣人打断了几何的沉思，收了剑，示意她前头带路，“属下知道小姐熟悉山中地形，且擅长使用火药箭器，所以……”他取出一节绳子，将二人手臂绑在了一起，“这厢多有得罪了。”

几何心下一沉，人家连防她逃跑的功课都提前做好了。她缓缓地往回走着，头脑中思绪翻滚，他们是什么人？捉她是为什么？总之，是脱不开爹爹名扬天下的那些本事的。没错，爹爹会做的一切她都会做，造火箭、配火药，甚至那被烧掉的爹自认为藏得很隐蔽的雷石手稿，都被她一字不落地偷到脑海里去了。但她实在想不出这东西哪里能引发天灾，使得生灵涂炭。爹为什么说它是祸水呢？

“郑小姐，”黑衣人的催促打断了她的思绪，“五爷的脾气不是很好，劳烦您行得快些。”

几何一瞧这人就来气，他竟偷偷地潜伏在她出水换衣服的地方，没准就看光了！她使劲抖动了两下胳膊，发现他捆绑得倒是结实。混蛋！断了她逃跑的念想！她恶狠狠地瞪了过去。

那黑衣人微微将眼风移开了些，“属下也是听命办事，请小姐务必见谅。”

黑衣人拖起她，只顾两脚生风疾速前行。

“我又不会武功，跑不了的，你怕什么呀？”几何被拖得是气喘吁吁，气急败坏，“喂！你要是再不放开我，我就跟那五爷说，你借机非礼我！”

“哦，”黑衣人却不以为然，“五爷不喜欢残花败柳。遇到这样的事，一般是将奸夫与淫妇一并绑了，沉湖喂老鳖去。”

几何哑然，讪讪地偃旗息鼓。

“其实小姐大可放宽心，”那黑衣人见她没了逃跑的意图，开始了好言劝慰，“五爷府上显贵，也未曾娶妻，又真心为小姐好，想把小姐带出这深山老林。想小姐大好的年岁，困在这不见繁华的鬼地方，每日里枯燥无趣的，有什么意思？”

枯燥无趣？几何撇嘴。其实，她的人生也不全是在晋江深山修行这般枯燥。小时



候，她随着爹娘下过洋，去过三佛齐、吕宋，还见识过应天、苏杭的繁华。那时候，天美、地美，海也美，最美的是生活，爹和娘都在她的身边……

她的爹爹，是一个特立独行、有很多想法的人。她听旁人称呼他“火箭狂翁”。他四海经商的唯一目的，就是为他那火箭研究筹措银两。她的娘亲，是一个更有性格的人，她的爱好就是制造各种地雷。这两人凑在一起，整日研究的就是硝木硫石的比例，他们最大的乐趣是造出各式各样的火箭和地雷，互相搞搞恶作剧，或是开个赌局比拼一下。

几何记得，在她六岁的时候，与爹娘出洋贩糖时遇到了红毛海盗船。爹准备了各式火箭，但终没派上大用场。因为娘精心研制的七星水雷出了头彩，远远地就炸翻了海盗的船。于是，爹输了，黑脸下了一个月的厨……时光绚烂美好，如海平面上跳跃的霞光。直到三年前，他们的船搭载了一个姓熊的传教士。娘不知受了那欧罗巴人的什么蛊惑，和爹密谈后，竟跟那传教士离开了。

从此，几何就再也没见过自己的娘亲。唯一关于娘的信息，就是寥寥几次从外面送来的书信和东西。她曾经偷偷地拆开信看过，里面也只是又发现了什么新火药原料等事……爹和娘之间的斗阵斗法，仍乐此不疲。

在回晋江紫帽山定居后，几何爹开始了全新的研究。与几何娘的低视角研究物不同，他的目光始终投向天空。他能造出各种火箭，可以传递消息、运送炸弹、释放烟花，甚至可以来去自由。那为什么，不能把人送上天空？

这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命题——载人火箭。在一百多年前的成化年间，有个叫万户的人也这样想过。如今，几何爹成功地超越了万户，安全地使用了接力火药将自身推入高空，如果不是风筝的钢梁断了，几何爹也会被载入史册的……可是，这一切不会再有人知道了。

唏嘘间，几何自熟悉的山路折回了家。黑衣人将捆绑两人臂膀的绳索打开，守在了门口。几何独自踱步入内，见堂中仅有两人，一端坐一侍立，皆是蒙头蒙面、黑衣黑靴。

“五爷，该说的都跟您说了，”几何向那位端坐正中的主儿施礼致歉，“小女本山野之人，见不得世面，也不喜束缚，怕是要辜负您的抬举了。”

“郑小姐，”那五爷却像是什么也没听到似的，慢条斯理地说着自己的话，“虽说我那儿什么都齐备，但这么多年住着，您最好还是再收拾一下东西，尤其是一些……比较特别的東西。”

几何心里如小鼓乱击，这三人越看越不像是乌合之众，这五爷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么年轻就能驾驭这样的属下，还装配得起这样的器械。

“不知五爷想让几何带走些什么？”她干脆地笑了。

“令尊这些年……”五爷起身近前，低声在她耳边轻诉开来，“研究的那些稀奇玩意，没留下什么手稿秘籍吗？”

这么直接就问到手稿？几何心头一震，“这个我实在不知。”她无辜地申辩，“那些东西太无趣了，哪是女孩子该做的事情？”

五爷闻言不语，只是淡笑。几何心头狂跳，不知蒙混过关否。僵持了许久，五爷方开了口：“带我们去看看令尊的房间。”

“是。”几何心中暗喜，乖巧地点了点头，反正爹爹房间里也没什么东西，随便他们翻。更何况若是在各屋子走动开来，她翻转战局的机会就大了。

依旧是原先那黑衣人负责挟持几何，另两人小心闪入房间搜查。几何不忙动手，慢慢地观察三人的行事风格和脾性。他们若是朝廷的人，那可就不妙了，爹在昨夜特意将手稿烧掉，还逼她发了毒誓，难道朝廷注意到爹爹在研究雷石了？既然是朝廷来人，就不可能只有三人……大部队在哪儿呢？

两人未搜得一物，空手而归。“去你的房间。”五爷的态度依旧和蔼。

几何闻言，转身向自己住处走去，可还未等她行到房门前，就听得身后那三人窃窃私语起来。

“白来一趟。”有人嘀咕。

“谁说的？”五爷的声音，“她不还在嘛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”

“五爷，她懂什么？再说……”那话音低沉了起来，“咱这不是明显地抢人吗？让黄爷爷知道了，您可不好交代啊！”

“那就不让他知道。”五爷冷脸。

这三人的声音很轻，但被风顺势一吹，几何还是一字不漏地听到了。抢人？黄爷爷？她开门的手怔了一下。难道说这三个小子是私自行动？家里还有个老奸巨猾的坐镇？门闩突然不配合地阻塞了起来，几何一头冷汗地连晃了几下，才推开了。

房内很乱，衣柜洞开，床帏散下，如同遭了劫一般，几何面红耳赤地赶紧开始收拾。刚整好衣柜，她的余光突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：五爷和随从的目光是盯向她的，可是那个被她咬了手腕的黑衣人的眼神，却被别的东西吸引了去。她诧异地顺着目光瞧去，却赫然发现了一个盆子。那是她懒得出门烧水，专为晚上暖脚的“汤婆子”烤热水的家什，被随意地扔在地上。

不好！几何心头一惊，那里面的黄磷还没倒掉！若是被发现了……几何不动声色地开始向床边靠去。

黑衣人拧眉走了过去，小心地捧起了盆子，端详着盆中的白色结晶。

几何将床帏拉开，一边系带绑上。

“郑小姐，您对五爷也太不真诚了些吧？”黑衣人胸有成竹地质问起来。

“您说什么呢？”几何干笑着，开始绑另一边的带子。还好，另两个人虽然离她很近，但注意力都在说话的同伙身上。

“玩水磷也是女孩子该做的事情吗？”黑衣人笑着一步步逼来，虽然脸蒙得很严实，但几何仍能感觉出那目光的嘲讽味道，“瞧，您的房间这么乱，连铺盖都扔到地上了，郑



小姐是打算今晚就离开的吧？想去哪儿啊？”

“别动它！”几何突然望向了盆子，面露惊惧——说时迟，那时快！趁众人分神间，她猛地按动了床侧机关，跃入地井。

这是几何第一次孤身与来犯之人较量。虽然他们是深不可测的高手，但一时间也破解不了几何爹苦心践行数年留下的无敌机关阵。手无缚鸡之力的几何在天时地利的帮助下，不费吹灰之力便将三个武功高强的男人困到了地牢之中。几何得意地蹲到了地牢的通风口，看着三个被铁臂固定在墙上的黑衣人。

“喂，知道从前闯来的贼是怎么死的吗？”她开心地逗引开来。

“我们不是贼！”三人异口同声地大喊。

“不是贼为何蒙面？”几何挑眉，“别以为我没听见，‘抢人’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来这里作甚？给我老实作答，敢有半句诳语，就让你们见识下什么叫铁马分尸！”

三人面面相觑，最终还是那个被咬伤的黑衣人开了口：“其实……我们是朝廷的人，是锦衣卫。领上峰命令，请小姐回京奉养，只因抢功心切，这才私自提早上山……”

锦衣卫？几何思维滞了半拍。果然是朝廷出手了！

“我身上有锦衣卫的牌子，”那黑衣人生怕几何不信，“锦衣卫北镇抚司提督刘乔大人是令尊的旧友，现就在山下。今日冒犯小姐之处还望海涵，都是误会，我等贪功心切，实无恶意！还请小姐手下留情，放我等一马！”

几何心里更恐惧了，她已然没了逗人之心，“既然是官爷，那小女子也不能拿出寻常的待贼之道了。”几何匆匆起了身，“少顷机关自会打开，不会夺了尔等性命，但如何从这里出去，要看你们的造化了。我离家后，这儿会被炸成火海，届时就请各位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逃生吧。”

“郑小姐——”在三个男人惨绝人寰的叫声中，几何飞速下了山宅地库。爹说得很清楚，不要跟朝廷打交道。寻娘，对，她要上京寻娘！既然前途凶险，必得寻些防身利器了。

山宅的耳房里有一个秘密地库，里面存放着火器秘籍和一些为安全起见液化的火药原料。打开最隐蔽的存放手铳的暗门，几何惊愕地发现，里面竟还有银票和房契！这是他们家唯一的房契，在杭州。几何拿起这些准备收入囊中，却突然发现折半而叠的房契中间，竟夹着一叠勘合。几何诧异万分，爹什么时候还偷偷备了上路的官票？

勘合是从福州府驿站直到杭州府驿站的。杭州……几何心头突然一震，莫非这是父亲为她准备的？先去杭州，找宅子立足，再图北上？可她这非官非差的身份，如何使用勘合？再往下翻，手铳下放的竟是一套道士的袍靴！几何抽出抖开，见这道袍的尺码小得很，在自己身上一比，竟刚刚合适！一摸内襟，竟还有一份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度牒！勘合——道袍——度牒，几何突然想到爹在临终前跟她说过的荒诞话，说她冒充一个道士进京绰绰有余。

大明历位天子皆重道。京师建有显灵宫，每岁万寿圣节、正旦、冬至及二真君示现之辰，朝廷皆会遣官员赴显灵宫祭祀，还在礼部专设道录司，专门管理天下道教之事。当年几何全家在闽浙间往返贩丝时，曾见过拖家带口的道士威风行走官驿，娘还开过玩笑，说让爹也冒充一下道士好省下路银呢……原来，爹如此有心，全都记得！身后事，竟为她打点得如此周全！难道……爹早有……几何心下一惊，不敢再想，赶紧将目光移开，转向了书柜。

书架上有很多书，她抽下了《几何原本》，颤抖地摩挲着，又留恋地放了回去。寻思了一下，只取了一本《天下水陆路程》带上，此行远涉千里，山水迢迢，此书乃必备之物。

银票、房契、地图、干粮、水，几何换了道袍，将爹爹打制的遂发手铳和少量火药装入行囊，把剩余的原料沉入地下石窟机关，再在各处安置好定时爆炸物。下山之路是断然不能走了，沿途一定会有大群锦衣卫埋伏，她可不想向那个刘大人自投罗网去。几何想了想，向清源山行去，那里有一条密道。

清源、紫帽两山互为交联，熟悉山路的几何不费力气就攀爬到了目的地——清源山蛻岩。砍开荆棘丛生的荒道，就看到了她想寻找的古洞。洞高八尺，宽六尺，洞口藤蔓满布，洞上危岩峭拔，洞底有洞，深不可测。相传此地乃是宋代裴道人蛻化之处，几何听爹说过，这里直通洛阳江。





英雄救美 第二章

几何出了晋江，一路仓皇北上。原想能趁夜在沿途道观偷马来借力，谁知路边小观皆势单力薄，她寻了两处，也只能摸黑牵了条驴。这厢将就有了座驾，几何是片刻不敢耽搁，星夜沿官道直奔莆田方向而去。到了福州就好了，可以拿出勘合找官驿护送。但晋江到福州这一段，得她自己独行了。

南国多阴雨，这一路断断续续下了好几遭。几何憋着一口气，风餐露宿的也不觉得什么，但自泉州一到莆田，发现身后没有追兵，心头一松，几日淋到的寒雨阴湿就侵袭了上来。病来如山倒，这一倒，竟是几日上不得驴。染了风寒的几何无奈只有在莆田的客栈滞留了下来，因怕被人识破女子身份，也不敢贸然去医馆诊治，只能自己给自己开个简单方子。

几何苦挨了几日，终于得愈。这一日阳光普照，她从客栈床上爬起，决定结账出行。出了客栈门，被外边风一吹，几何发现心气大不如前，走起路来腿也飘飘晃晃的，看着前路，顿觉凄凉迷茫了许多。

莆田向北，就离家乡越来越远了，之后至福州全是山路，有道是穷乡僻壤出刁民，遇到什么山匪劫盗可不是她能玩得转的……几何思索了一下，决定先到前头官家驿站周遭瞧瞧，看能否搭个伴，或借个光，壮胆后再继续前行。

官家驿站旁边，是商贾云集的地方。寻常人家指使不得官驿，但跟着走，至少迷不了路。说不定结伴而行还能邂逅一两个贵人朋友，再谈成一两笔生意。所以，莆田驿附近的茶馆酒肆多得很，旅人摩肩接踵，川流不息。

几何徘徊了半天，也没确定搭讪的人选。又斟酌徘徊了两日，她终于锁定了目标，一伙是一队商旅，为首的男子那叫一个俊俏，年龄二十左右，英气十足，举手投足皆彬彬有礼，一看就不是贼人宵小。只是旁边围着些罗刹模样的帮手，一时间令她难以接

近。另一伙人看起来是一家子，面目慈祥的老翁和老妇，几个家丁，还有两个十一二岁的痴呆女儿。几何顾忌他们遇事自保刚够，心底也有些犹豫不决。

巧得很，此刻天色已晚，两伙人都不想走夜路，齐齐地奔那官驿旁边的正阳客栈而去。几何灵机一动，赶紧快跑过去，不动声色地夹在了两队人马中间。大家都住在了一家客栈，她顺路借风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几何故意夹在两家之间，要了当中的客房，这样有什么动静，她搭讪哪家都是方便。

待晚饭过后，该是准备就寝的时辰了，几何轻车熟路地造了一个简易的“闻金”，先窃听一下两家的动静。

“大哥，干吗受这份鸟气！咱把那泼才绑了，拉到船上劈了喂大鱼去，保管官府没处查！咱在海上啥时候受过这气，一刀就砍死那泼才！”

不知是这客栈的墙太漏风，还是这简易的“闻金”功效不错，不多会儿，几何就听到了一个粗嗓门的大汉的声音：“别冲动，咱这次出来，可不是来斗狠的。”

几何惦记的声音终于冒了出来。

“这毕竟不是咱的地盘。不过那厮着实可恨，连妇孺都不放过，一点规矩都不讲，明儿咱走后，派几个脸生的兄弟去教训一下，让他知道海上的规矩。记住，适可而止，最多拿他几根手指罢了。”那美男子娓娓道来，云淡风轻，宛如讲故事一般，“给那厮留话，下次再造次，就把他拉到吕宋，卖给佛郎机人当奴隶去！”

“大哥，这法子好！咱还能赚一票！”粗嗓门开心地应了下来。

几何贴在墙上，感觉冷汗都冒了出来。幸亏白日里她没贸然上前攀附，这群人居然是披着商人外衣的海匪！这不是送羊入虎口嘛！她拍着胸口把金片抽了下来，断然放弃了投奔的念头，快速将金片插入了西边墙壁。

“唉，这么小，还得养活个几年才行，就没有十五六岁的女娃子？那边能出大价钱的。”老头的声音有些抱怨。

那对老夫妇也没睡，好像也在研究事情。几何赶紧贴了贴身子，仔细听来。

“有的话谁不想弄来？”老妇的声音高了几分，“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十五六岁那么大的女娃子，怎么会落单？怎么好下手啊？你去街上掠个来试试！说不定连这样两个货色的都弄不来！”

“我又没说你，”老头赶紧赔不是，“到福州将这两个雏儿卖了，又够一阵子开销了，我佩服你还来不及呢……”

几何听得是毛骨悚然。是拐子！世间最可恶的是拐子，却没想竟长得如此慈眉善目！想必那两名痴呆少女，就是他们不知用什么法子掠来的吧？十五六岁落单的女娃子……她不就是吗？几何只觉得手脚冰凉，虚汗直流！天哪，这是什么世道啊！她有气无力地拔了金片，只觉得窗外阴霾更重了。

可怜见的，四顾皆豺狼当道！算了，还是自己走吧。求人不如求己，若是遇到山匪，大不了同归于尽罢了。

